



生活滋味

放慢脚步,感受柴米油盐的真实。每一个寻常的日子,都因为热爱而丰盈、简单、温馨。

村居

□汪鸿海

我是响水口德路桥旁的居民,从响水开埠后就住在那。我家家谱上记载:12代先祖是在京城避祸逃到淮河口梅庄的,也就是如今的响水云梯关下面。后来我长大了,25岁便在响水黄圩老宅基上建了三间砖瓦房,当年可是全村第一家。之后我到县城上班,村居便是我每个星期六唯一的向往,有妻子儿女在守望,更是一家人最安全最温馨的港湾。

后来为了让妻儿过得更好,把老屋的温馨与守望放进了时光的隧道,锁上门,奔波在外。然而老房子一直坚强地站在那里等候我们几十年!如今去看它,屋后的树一轮一轮长粗,野花野草在大树周围年年繁茂,风仍如当年不停地摇曳着花草。后窗户透出来的一缕玻璃罩灯光,是一个从小城匆匆骑自行车回家人的航标灯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这种思乡情结越来越浓了,它不是普通的一段情,而仿佛怀念着有古老色彩的遥远境界。人的记忆真是奇特,好几十年过去了,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脑海的最底层,一见面都翻腾出来,每一块砖瓦,每一缕木纹都严丝合缝地对应上了。痴痴地环视一周,又伸出双手沿壁抚摩过去,就像抚摩自己的肌肤……永远记得当时按照古老的尺寸砌筑的三间砖瓦房。那开间、进深、檐高,是我终身刻在内心的数据,它储存着年轻的我全部积蓄与激情,成家的志气。

刚结婚时就夫妻俩住着,一日,一对燕子飞到我们堂屋,在吱吱地议论着什么。我对妻子说:“我们不要惊动它,从现在开始白天也不要关门。”其实农村白天本来就很少关门,果然,燕子就在屋里做窝了。“离洋舍岛伴春归,织柳衔泥剪雨飞。不傍豪门亲百姓,呢喃蜜语俩依偎”。正似我们新婚一般写照。我们每天看它垒窝,见它们不时成双成对地出入我们家,呢喃着它们的“甜蜜”话,景色乍长春昼,给我们刚开始新生活的日子带来不少话题,给小家庭带来温馨祥和。

粗布衣上落枣花,我和她摘瓜,经过一春带一夏,熟啦。像燕子窝里多了三只小燕子一样,转眼我们也有三个孩子,一家五口围坐一桌。缸里清香的腌咸菜,铁锅里焖得烂熟的白肉萝卜,以及那些菜粥菜饭,滚烫着舌尖,平复着味蕾。过年过节厨房里飘出的油香更温暖着全家人心房。纯纯的农家滋味,曾让我有在那平安度一生的打算。

老房子,曾有过我最朝气蓬勃的青春岁月,激发过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雄心壮志,可我一离开,竟疏远了几十年。匆匆去日情难禁,凄凄归来意重寻。铁锁木门皆锈蚀,一门未锁是初心。如今我又回到了那个令我魂牵梦萦的村居,将破损的厨房重新盖好,按自己规划将门前园田做了修整,搭起瓜架,种上蔬菜、栽上低矮果树,又过上了田园生活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不改鬓毛衰。闲时在门前小坐,心无旁骛。不必想琐事,眼里只有流云缓缓,耳里只有风声细细,手里只有一盏温茶,让节奏慢下来,让心境空出来,便会发觉,连阳光落在皮肤上的温度,都带着温柔的刻度。

只有此时此刻才真实体会到二十四节气的交替变化。轻捻一段光阴,看春天枝头的新绿,品夏日花朵的芬芳,赏秋水与长天共一色,体味凭栏看落雪的恬淡,四季经历了寒来暑往,生长和收藏。放慢脚步,感受柴米油盐的真实。每一个寻常的日子,都因为热爱而丰盈、简单、温馨。

幸福属于自足的人。脚踏实地、平安稳重地活着才是真实的幸福。希望更多人去规划与建设美好乡村,使自己的村居充满诗情画意,让背井离乡的游子们归来。

四时习俗

晨露年年如约,秋风岁岁归来,故乡的烟火与温情,始终温柔地照亮我前行的路。

露水澡

□朱从庆

我的家乡位于盐都西乡的郭猛,这里有八月初一洗露水澡的习俗。老人们常说,农历八月初一是天医节,据说清晨的露水汇聚天地清气,最为澄澈灵验,可驱散周身微恙,护佑全年安康顺遂。这一代代口耳相传的乡土习俗,虽不见诸典籍,却早已深植于乡人心底,也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最鲜明的印记。

由于我小时候体质弱,“露水澡”便成了长辈们对我格外呵护的一种方式。自打我有记忆起,每逢八月初一,总在睡梦中被母亲匆匆唤醒,随即用厚实的褂子将我裹紧,抱出家门,赶赴这场年复一年雷打不动的露水之约。

初秋清晨的田野空旷无遮,凉风径直钻进衣缝。那时满地浓露,稻叶、杂草,还有路边细碎的野花,全都缀满沉甸甸的露珠,打湿了母亲的裤脚与鞋面。母亲抱着我走进田野深处,推着我在草木繁茂的地里翻滚,任露水浸透全身,乡下人把这一过程唤作洗“露水澡”。

我小时候总是百般抵触,冰凉的露水贴在皮肤上,寒意瞬间蔓延全身,忍不住躲闪后退。八月初一正值秋收前奏,是农家最忙碌的时节,父母天一亮就要下地干活,根本没有多余时间温柔哄劝。他们特意赶在日出前带我滚露水、洗露水澡,只为遵从老辈习俗,盼我身子结实、四季无病。倘若我哭闹耍赖、拒不配合,忙得焦头烂额的他们便会失了耐心,偶尔抬手就是一巴掌,粗着嗓子厉声呵斥我听话。父母的爱,从来没有温柔娇惯,被繁重农活打磨得干脆严厉,可严苛背后,全是朴素真切的疼爱。几番训斥,我便不敢再闹,安分地站在露水里,任由清露浸透衣衫。

稍大些后,便不再去田里滚露水,而是直接到小河边洗澡。清晨的河水清凉澄澈,河面上浮着一层淡淡白雾,岸边的盐霜洁白纯净,显得格外静谧清幽。母亲牵着我站在码头的石板上,微凉的河水漫过脚踝与小腿,轻柔地裹住肌肤。我捧起河水擦拭眉眼和四肢,一夜的睡意顿时消尽,周身随之清爽通透。

年少懵懂的我,始终不信露水能治百病,只当是大人哄小孩的话。那时的我,只记得清晨的寒凉、自己的执拗,以及父母又严又暖的模样。父母一辈子守着田地,不懂深奥的大道理,他们的疼爱简单而笨拙。这场年年坚持的露水澡,藏着农人最纯粹的期许:愿我岁岁平安、无病无忧。

长大后,我离开家乡住进盐城。城市的清晨只有车水马龙,再也没有人早早叫醒我,带我踏露沐浴。

如今我终于明白,天医节的露水本无神奇药效,所谓祛病安康,是乡土独有的温柔祈福,是长辈藏在烟火岁月里的深情。那些冷热交织的清晨记忆,早已融进骨血,成为陪伴我前行的温暖力量。晨露年年如约,秋风岁岁归来,故乡的烟火与温情,始终温柔地照亮我前行的路。

往事难忘

怀旧

□孙体彩

小时候吃粽子,场景至今难忘。母亲会先去柴塘边采摘新鲜芦叶,仔细洗净,再淘好糯米晾干,然后用芦叶包裹,用蒲草扎紧。放在大铁锅里煮,清水翻滚,芦叶独有的清香四下飘散,格外诱人。

当年粮食匮乏,很多人家端午都吃不上粽子。后来生活慢慢好转,但彼时粮食产量不高,糯稻更是少见,我们阜宁西乡生产队也极少栽种,依旧有不少家庭无缘吃上粽子。我的大姐家在阜宁射阳河南的水乡,当地以种植水稻为主,每年端午前,她都会特意送几斤糯米过来,让家里能包上粽子过节。

记得读初中那年,恰逢端午,又赶上夏忙假。母亲连夜包好了三十来只粽子,半夜就起身烧火煮粽子。等闻到满院粽香,天已经亮了。我连忙起床,只见母亲早已把粽子剥好盛在碗里,还备好了粽茶。晶莹剔透的白粽,虽然没有白糖蘸着,我也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便赶往田里插秧。

到了田间,大伙都已经下田插秧,只有一个小伙伴站在田埂上剥粽子吃。年少顽皮的我,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撞了他一下,他手里的粽子掉进了秧田里。看着落水的粽子,小伙伴当场哭了起来。旁边一位大嫂告诉我,他家今年没包粽子,这只粽子还是隔壁邻居送的,所以他才这般难过。听了这话,我心里又自责又难受。我连忙向他道歉,说回去拿几只粽子给他,随后快步跑回了家。

母亲见我半路折返,连忙询问缘由。我问家里还有没有粽子,母亲说,一共三十多只,家人吃了一些,又给五保户七老爹送去几只,眼下只剩五只。我这才明白,母亲自己一直舍不得吃。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母亲,她严肃地批评我行事鲁莽,随后拿出三只粽子,让我送给小伙伴。

这件事过去快六十年了,可我总会想起当时的情景,心中百感交集。

或许这便是怀旧,是刻在心底的乡愁吧。

